

宋史

元 脫 脫 等 撰

宋史

第 三 五 冊

卷三九七至卷四一四（傳）

中 華 書 局

宋史卷三百九十七

列傳第一百五十六

徐誼 吳獵 項安世 薛叔似 劉甲 楊輔 劉光祖

徐誼字子宜，一字宏父，溫州人。乾道八年進士，累官太常丞。孝宗臨御久，事皆上決，執政惟奉旨而行，羣下多恐懼顧望。誼諫曰：「若是則人主日聖，人臣日愚，陛下誰與共功名乎？」及論樂制，誼對以「宮亂則荒，其君驕；商亂則陂，其官壞」。上遽改容曰：「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。」

知徽州，陛辭，屬光宗初受禪，誼奏：「三代聖王，有至誠而無權術，至誠不息，則可以達天德矣。」至郡，歙縣有妻殺夫繫獄，以五歲女爲證，誼疑曰：「婦人能一掌致人死乎？」緩之未覆也。會郡究實稅于庭，死者父母及弟在焉，乃言：「我子欠租久繫，饑而大叫，役者批之，墮水死矣。」然後冤者得釋，吏皆坐罪，闔郡以爲神。移提舉浙西常平，守右司郎中，遷

左司。

孝宗疾浸棘，上久稽定省，誼入諫，退告宰相曰：「上慰納從容，然目瞪不瞬，意思恍惚，眞疾也。宜禱祠郊廟，進皇子嘉王參決。」丞相留正不克用。

孝宗崩，上不能喪，祭奠有祝，有司不敢攝，百官皆未成服。誼與少保吳玠議請太皇太后臨朝，扶嘉王代祭。及將禪，正憂懼，仆於殿庭而去。誼以書譙趙汝愚曰：「自古人臣爲忠則忠，爲姦則姦，忠姦雜而能濟者，未之有也。公內雖心惕，外欲坐觀，非雜之謂歟？國家安危，在此一舉。」汝愚問策安出，誼曰：「此大事，非憲聖太后命不可。而知閣門事韓侂胄，憲聖之戚也，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，可因必勝招之。」侂胄至，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憲聖，侂胄因內侍張宗尹、關禮達汝愚意，憲聖許之。

寧宗卽位，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，進權工部侍郎、知臨安府。侂恃功，以賞薄浸缺望。誼告汝愚曰：「異時必爲國患，宜飽其欲而遠之。」不聽。

汝愚雅器誼，除授建明多咨訪，誼隨事裨助，不避形迹，怨者始衆。嘗勸汝愚早退，汝愚亦自請：「名在屬籍，不宜久司揆事，願因阜陵訖事以去。」寧宗已許之。侂胄出入禁中無度，誼密啓汝愚，無計防之，乃直面諷侂胄。侂胄疑將排己，首謁誼，退束裝，冀誼還謁，留之通殷勤，誼不往。

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冑罪狀，侂冑疑汝愚、誼知其情，益怨恨。以御史劉德秀、胡紘疏誼，責惠州團練副使、南安軍安置，移袁州，又移婺州。久之，許自便。復官，提舉崇道觀，起守江州，加集英殿修撰，升寶謨閣待制，移知建康府，兼江、淮制置使。初，金攻廬、楚不下，留兵綴濠州以待和，時時鈔掠，與宋師遇，殺傷相當，淮人大驚，復進流江南，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。誼晝夜拊循，益嚴備禦，請專捍敵，勿從中御。朝廷懼生事，移知隆興府以卒。

誼嘗與紹興老將接，於行陣之法，分數奇正，皆有指授，自爲圖式。後謚忠文。

吳獵字德夫，潭州醴陵人。登進士第，初主潯州平南簿。時張栻經略廣西，檄攝靜江府教授。劉焞代栻，栻以獵薦，辟本司準備差遣。

盜李接起，陷容、雷、高、化、貴、鬱林等州，獵請賞勞，誅罪，焞於是錄鬱林功，誅南流縣尉、鬱林巡檢，人人驚厲，爭死鬥，不踰時，盜悉就擒。尉、宰相王淮甥也，獵坐降官。久之，知常州無錫縣。用陳傅良薦，召試，守正字。

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，獵上疏曰：「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，重華有垂白之二親，陛下

宜於此時問安上壽，恪共子職。」辭甚切。又白宰相留正，乞召朱熹、楊萬里。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行求去，獵責之曰：「今安危之機，判然可見，未聞有牽裾折檻之士。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，爲士大夫倡，第潔身而去，於國奚益！」傅良爲改容謝之。

寧宗卽位，遷校書郎，除監察御史。上趣修大內，將移御，獵言：「壽皇破漢、魏以來之薄俗，服高宗三年之喪，陛下萬一輕去喪次，將無以慰在天之靈。」又言：「陛下卽位，未見上皇，宜篤厲精誠，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。」會僞學禁興，獵言：「陛下臨御未數月，今日出一紙去宰相，明日出一紙去諫臣，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，中外惶駭，謂事不出於中書，是謂亂政。」獵既駁史浩謚，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：「艱難以來，首倡大義，不以成敗利鈍異其心，精忠茂烈，貫日月、動天地，未有過於張浚也。孝宗皇帝規恢之志，一飯不忘。歷考相臣，終始此念，足以上配孝宗在天之意，亦惟浚一人耳。」議皆不合。出爲江西轉運判官，尋劾罷。

久之，黨禁弛，起爲廣西轉運判官，除戶部員外郎、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。韓侂胄議開邊，獵貽書當路，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場，刺子弟以補軍實，增棗陽、信陽之戍以備衝突，分屯陽羅五關以扞武昌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，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。且謂：「金人懲紹興末年之敗，今其來必出荆、襄、踰湖。」乃輸湖南米於襄陽，凡五十萬石；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

三十萬石分輸荆、郢、安、信四郡；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；拔董達、孟宗政、柴發等分列要郡，厥後皆爲名將。

召除秘書少監，首陳邊事，乞增光、鄂、江、黃四郡戍。屬江陵告饑，除秘閣修撰、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、知江陵府。陛辭，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。道武昌，遣人招商分糴；至郡，減價發糴，米價爲平。

獵計金攻襄陽，則荆爲重鎮，乃修成「高氏三海」，築金鸞、內湖、通濟、保安四置，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；拱辰、長林、藥山、棗林四置，達于下海；分高沙、東獎之流，由寸金堤外歷南紀、楚望諸門，東匯沙市爲南海。又於赤湖城西南退走馬湖、熨斗陂之水，西北置李公置，水勢四合，可限戎馬。

金人圍襄陽、德安，游騎迫竟陵，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。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，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，分援襄陽、德安。加寶謨閣待制、京湖宣撫使。

時金人再犯竟陵，張榮死之，襄陽、德安俱急。吳曦俄反于蜀，警報至，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，訪以西事，募死士入竟陵，命其將王宗廉死守，調大軍及忠義、保捷分道夾擊，金人遂去。又督董達等援德安，董世雄、孟宗政等解襄陽之圍。

西事方殷，獵爲討叛計，請于朝，以王大才、彭輅任西事，仍分兵抗均、房諸險，漕粟歸、

峽以待王師。及曦誅，除刑部侍郎，充四川宣諭使。朝廷命旌別淑慝。以數文閣學士、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。嘉定六年召還，卒，家無餘資。蜀人思其政，畫像祠之。

獵初從張栻學，乾道初，朱熹會栻于潭，獵又親炙，湖湘之學一出于正，獵實表率之。有畏齋文集、奏議六十卷。謚文定。

項安世字平父，其先括蒼人，後家江陵。淳熙二年進士，召試，除秘書正字。

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，安世上書言：「陛下仁足以覆天下，而不能施愛於庭闈之間；量足以容羣臣，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。以一身寄於六軍、萬姓之上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。願陛下自入思慮，父子之情，終無可斷之理；愛敬之念，必有油然而時。聖心一回，何用擇日，早往則謂之省，暮往則謂之定。即日就駕，旋乾轉坤，在返掌間爾。」疏入不報。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，尋遷校書郎。

寧宗卽位，詔求言，安世應詔言：

管夷吾治齊，諸葛亮治蜀，立國之本，不過曰量地以制賦，量賦以制用而已。陛下必試披輿地圖，今郡縣之數，比祖宗時孰爲多少？比秦、漢、隋、唐時孰爲多少？陛下必

自知其狹且少矣。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，祖宗盛時，東南之賦入幾何？建炎、紹興以來至乾道、淳熙，其所增取幾何？陛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，人主供奉、好賜之費幾何？御前工役、器械之費幾何？嬪嬙、宦寺廩給之費幾何？戶部、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？州縣公使、迎送、請給之費幾何？陛下必自知其爲侈且濫矣！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，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，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，非忍痛耐謗，一舉而更張之，未知其所以終也。

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，兵也。能用土兵則兵可省，能用屯田則兵可省。其次莫如宮掖。兵以待敵國，常畏而不敢省，故省兵難。宮掖以私一身，常愛而不忍省，故省宮掖難。不敢省者，事在他人；不忍省者，在陛下。宮中之嬪嬙、宦寺，陛下事也，宮中之器械、工役，陛下事也，陛下肯省則省之。宮中既省，則外廷之官吏，四方之州縣，從風而省，奔走不暇，簡樸成風，民志堅定，民生日厚，雖有水旱蟲蝗之災，可活也；國力日壯，雖有夷狄盜賊之變，可爲也。復祖宗之業，雪人神之憤，惟吾所爲，無不可者。

時朱熹召至闕，未幾予祠，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，言：「御筆除熹宮祠，不經宰執，不由給舍，徑使快行，直送熹家。竊揣聖意，必明知熹賢不當使去，宰相見之必執奏，給舍

見之必繳駁，是以爲此駭異變常之舉也。夫人主患不知賢爾，明知其賢而明去之，是示天下以不復用賢也。人主患不聞公議爾，明知公議之不可而明犯之，是示天下以不復顧公議也。且朱熹本一庶官，在二千里外，陛下卽位未數日，卽加號召，畀以從官，俾侍經幄，天下皆以爲初政之美。供職甫四十日，卽以內批逐之，舉朝驚愕，不知所措。臣願陛下謹守紀綱，毋忽公議，復留朱熹，使輔聖學，則人主無失，公議尙存。」不報。俄爲言者劾去，通判重慶府，未拜，以僞黨罷。

安世素善吳獵，二人坐學禁久廢。開禧用兵，獵起帥荆渚，安世方丁內艱。起復，知鄂州。俄淮、漢師潰，薛叔似以怯懦爲侂冑所惡，安世因貽侂冑書，其末曰：「偶送客至江頭，飲竹光酒，半醉，書不成字。」侂冑大喜曰：「項平父乃爾閒暇。」遂除戶部員外郎、湖廣總領。

會叔似罷，金園德安益急，諸將無所屬。安世不俟朝命，徑遣兵解圍。高悅等與金人力戰，馬雄獲萬戶，周勝獲千戶，安世第其功以聞。獵代叔似爲宣撫使，尋以宣諭使入蜀。朝命安世權宣撫使，又升太府卿。

有宣撫幕官王度者，吳獵客也。獵與安世素相友，及安世招軍，名項家軍，多不逞，好虜掠，獵斬其爲首者，安世憾之，至是斬度於大別寺。獵聞于朝，安世坐免。後以直龍圖閣

爲湖南轉運判官，未上，用臺章奪職而罷。嘉定元年卒。所著易玩辭、他書，多行于世。

薛叔似字象先，其先河東人，後徙永嘉。游太學，解褐國子錄。初登對，論：「祖宗立國之初，除二稅外，取民甚輕。自熙寧以來，賦日增而民困滋甚。」孝宗嘉納，因曰：「朕在宮中如一僧。」叔似曰：「此非所望於陛下，當論功業如何。」正使海內富庶如文、景，不過江左之文、景；法度修明如明、章，不過江左之明、章。陛下卽位二十餘年，國勢未張，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。」上默然。

復數日，宰執進擬朝士，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，嘉其奏對也。遷太常博士，尋除樞密院編修官。時倣唐制，置補闕、拾遺，宰臣啓，擬令侍從、臺諫薦人，上自除叔似左補闕。叔似論事，遂劾首相王淮去位。

屬金主殂，太孫景立，叔似奏：「規模果定，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；規模不存，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。」光宗受禪，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，叔似奏：「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，金人常有南顧之虞，使名未正而遽受之，祇以重其玩侮。」翼日復奏：「謀國者畏敵太過。」上奮然開納。

除將作監，出爲江東轉運判官。俄以諫臣論罷，主管冲佑觀，尋除湖北運判，加直祕閣，移福建，召爲太常少卿兼實錄院檢討官、守祕書監、權戶部侍郎。初，丞相周必大請擇侍從，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，蓋用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禮故事，躔度少差，豫圖銷弭，遂命叔似提舉。尋兼樞密都承旨，以劉德秀疏罷，提舉興國宮。起知贛州，移隆興府、廬州，召除在京宮觀兼侍讀，進權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國用司參議官。兩浙民有身丁錢，叔似請于朝，遂蠲之。

試吏部侍郎兼侍讀，充京、湖宣諭使。時韓侂胄開邊，除兵部尚書、宣撫使。叔似方乞給降官會，分撥綱運，募兵鬻馬，辟致僚佐，而皇甫斌、唐州之師已敗矣。遂劾斌，南安軍安置。叔似料敵必侵光、黃，委總領陳謙按行五關，發鄂卒守三關。金果入寇，謙駐漢陽爲江左節制。

尋除叔似端明殿學士兼侍讀。時宣司兵戍襄陽，都統趙淳、副統制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，渭孫死之，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。叔似夙以功業自期，逮臨事，絕無可稱。以御史王益祥論，奪職罷祠。侂胄誅，諫官葉時再論，降兩官，謫福州，以兵端之開，叔似迎合故也。久之，許自便。嘉定十四年卒，贈銀青光祿大夫，謚恭翼。

叔似雅慕朱熹，窮道德性命之旨，談天文、地理、鐘律、象數之學，有藁二十卷。

劉甲字師文，其先永靜軍東光人，元祐宰相摯之後也。父著，爲成都漕幕，葬龍游，因家焉。甲，淳熙二年進士，累官至度支郎中，遷樞密院檢詳兼國史院編修官、實錄院檢討官。

使金，至燕山，伴宴完顏者，名犯仁廟嫌諱，甲力辭，完顏更名修。自紹興後，凡出疆遇忌，俱辭設宴，皆不得免，秦檜所定也。九月三日，金宴甲，以宣仁聖烈后忌，辭。還除司農少卿，進太常，擢權工部侍郎，升同修撰，除寶謨閣待制，知江陵府，湖北安撫使。甲謂：「荊州爲吳、蜀脊，高保融分江流，潞之以爲北海，太祖常令決去之，蓋保江陵之要害也。」卽因遺址浚築，亘四十里。移知廬州。

程松爲四川宣撫使，吳曦副之，以甲知興元府、利東安撫使。時蜀口出師敗衄，金陷西和、成州，曦焚河池縣。先是，曦已遣姚淮源獻四州於金，金鑄印立曦爲蜀王。甲時在漢嘉，未至鎮也。金人破大散關，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，而曦陰徹驀關之戍，金自板谷繞出關後，思挺身免。

甲告急于朝，乞下兩宣撫司協力扞禦。松謀遁，甲固留不可，遽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

置。曦遣後軍統制王鉞、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，甲援大義拒之，因臥疾。曦又遣其弟旼邀甲相見，甲叱而去之。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，欲自拔歸朝，先募二兵持帛書遣參知政事李壁告變，且曰：「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，卽日可瓦解矣。」

曦僭王位，甲遂去官。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，韓侂胄猶不之信，甲奏至，舉朝震駭。壁袖帛書進，上覽之，稱「忠臣」者再。召甲赴行在，命吳總以雜學士知鄂州，多賜告身、金錢，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。復命以帛書賜甲曰：「所乞致仕，實難允從，已降指揮，召赴行在。今朝廷已遣使與金通和，襄、漢近日大捷，北兵悉已渡江而去。恐蜀遠未知，更在審度事宜，從長區處。」二兵皆補官。

甲舟行至重慶，聞安丙等誅曦，復還漢中，上奏待罪。詔趣還任。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僞罪狀，公論快之。會宣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倡義之功，陰欲除之，語在巨源傳。巨源既死，軍情叵測，除甲宣撫使。楊輔亦以爲請，當國者疑輔避事，李壁曰：「昔吳璘屬疾，孝宗嘗密詔汪應辰權宣撫司事，旣而璘果死，應辰卽日領印，軍情遂安，此的例也。」乃以密劄命甲，甲鑄藏之。未幾，金自鵲嶺關劄金崖，進屯八里山，甲分兵進守諸關，截潼川戍兵駐饒風以待之。金人知有備，引去。

侂胄誅，上念甲精忠，拜寶謨閣學士，賜衣帶、鞍馬。是歲，和議成，朝廷聞彭輅與丙不

協，以書問甲，又俾諭丙減汰諸軍勿過甚，及訪蜀人才之可用者。蓋自楊輔召歸，西邊諸事，朝論多於甲取決，人無知者。

紹興中，蜀軍無見糧，創爲科糴。孝宗聞其病民，命總領李玘以本所錢招糴，懼不給，又命勸糴其半，「勸糴」之名自此始。久之，李昌圖總計，復奏令金、梁守倅任責收糴，而勸糴遂罷。及是，宣、總司令金洋、興元三郡勸糴小麥三十萬石，甲乞下總所照李玘成法措置，從之。

明年，罷宣撫司，合利東、西爲一帥，治興元，移甲知潼川府。安丙既同知樞密院事，董居誼爲制置使，甲進寶謨閣學士、知興元府、利路安撫使，節制本路屯駐軍馬。朝廷計居誼猶在道，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。

先是，大臣撫蜀者，諸將事之，有所謂互送禮，實賄賂也。甲下令首罷之，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。又乞以阜郊博易鋪場還隸沔戎司，復通吳氏莊，歲收租四萬斛有奇，錢十三萬，以裨總計。從之。丙增多田稅，甲命屬吏討論，由一府言之，歲減凡百六十萬緡，米麥萬七千石，邊民感泣。嘉定七年，卒于官，年七十三。

甲幼孤多難，母病，刲股以進。生平常謂：「吾無他長，惟足履實地。」晝所爲，夜必書之，名曰「自監」。爲文平澹，有奏議十卷。理宗詔謚清惠。

楊輔字嗣勳，遂寧人。乾道二年進士甲科，召試館職，除祕書省正字，遷校書郎。出知眉州，累遷戶部郎中、總領四川財賦，升太府少卿、利西安撫使。

吳挺病，輔以吳氏世帥武興，久恐生變，密白二府，早擇人望以鎮方面。又貽書四川制置丘密言：「統制官李爽乃吳氏腹心，緩急不可令權軍。」密然之。挺卒，密檄輔權帥事，輔謂：「職爲王人，若輕往，第疑軍心。」遂索印卽益昌領事。復數月，奏以權興州事楊虞仲兼權。

召守祕書監、禮部侍郎，以顯謨閣待制知江陵府，移襄陽，又移潼川。召還，除顯謨閣直學士，奉外祠，尋以數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、兼本路安撫使。韓侂胄決意用兵，以吳曦爲四川宣撫副使，假以節制財利之權。輔知曦有異志，貽書大臣言：「自昔兵帥與計臣不相統攝，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。今所在皆受節制，內憂不輕。」因託言他事，遣人以鑿書告于朝。朔日，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儀。上意輔能誅曦，密詔授寶謨閣學士、四川制置使，許以便宜從事。時人望輔倡義，劉光祖、李道傳皆勉之。輔自以不習兵事，且內郡無兵可用，遷延兩月，但爲去計。曦移輔知遂寧府，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。

安丙、楊巨源密謀誅曦，以輔有人望，謂密詔自輔所來，聞者皆信。曦既誅，丙趣輔還

成都，除四川宣撫使。奏言：「臣以衰病軟懦，而居建元功者之上，徒恐牽制敗事。安丙才力強濟，賞罰明果，乞以事任付丙。」又論：「蜀中三帥，惟武興事權特重，故致今日之變。乞並置兩帥，分其營屯、隸屬。」

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，朝廷察丙與輔異，召輔赴闕。議者謂蜀亂初平，如輔未宜去，乃復以爲制置使兼知成都府。再被召，踰年財抵建康，復引咎不進。上召輔益堅，乃之鎮江俟命。著作佐郎楊簡言輔棄成都，不當召，乃除兵部尙書兼侍讀，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、淮制置使。卒于官，謚曰莊惠。

劉光祖字德修，簡州陽安人。幼出于外祖賈暉，後以暉遺澤補官。登進士第，廷對，言：「陛下睿察太精，宸斷太嚴，求治太速，喜功太甚。」又言：「陛下躬擐甲冑，間馭毬馬，一旦有警，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？夫人主自將，危道也。臣恐毬馬之事，敵人聞之，適以貽笑，不足以示武。」除劍南東川節度推官，辟潼川提刑司檢法。

淳熙五年，召對，論恢復事，請以太祖用人爲法，且曰：「人臣獻言，不可不察：其一，不量可否，勸陛下輕出驟進，則是卽日誤國；其一，不思振立，苟且偷安，則是久遠誤